

实验戏剧三种

天狼星

卫中 著



- 天狼星
- 长乐钟
- 六个寻找希望的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

PDG

内容说明

本书收录卫中创作的三个剧本，都是带有实验性的。《天狼星》以瑰丽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对恋人由于猜忌而分手的悲剧。《长乐钟》则通过西汉韩信临死前对一生的反思，勾勒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六个寻找希望的人》以寓言式的手法，揭露了不正之风对社会和人的灵魂的侵蚀。该集作品，立意、选材、表现手法都较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目 录

作者自序	(1)
天狼星	(3)
长乐钟	(73)
六个寻找希望的人	卫 中 景 城 (131)
附录:	
面对孤独	
——《天狼星》导演阐述	高惠彬 (199)
我们的追求	
——谈《六个寻找希望的人》的创作	卫 中 (228)

作者自序

戏剧面临困境。剧作家是困境中的兽，他要做最后的拼斗。

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丧失一点什么，因变迁、放弃和发展而丧失。

我们根本无力为自己所钟爱的戏剧提供保护——如果他想免除那必要的丧失的话。

戏剧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丧失的历史，丧失是成长的激素。

谁也不能否认，戏剧发生了巨变：首先是观众，其次是自己。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代崭新的观众。

观众已经“断奶”，我们何必再给他们制造“奶嘴”。

尤奈斯库说：“唯一真实的是发乎内心的——无意识、非理性、意象、象征等等”。

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必须扩充自己。

心灵的真实，是一切真实中的真实。

艺术厌恶形式的束缚。“过去的艺术是给混乱以秩序，而我则给秩序以混乱”。没有秩序的秩序，是艺术形式的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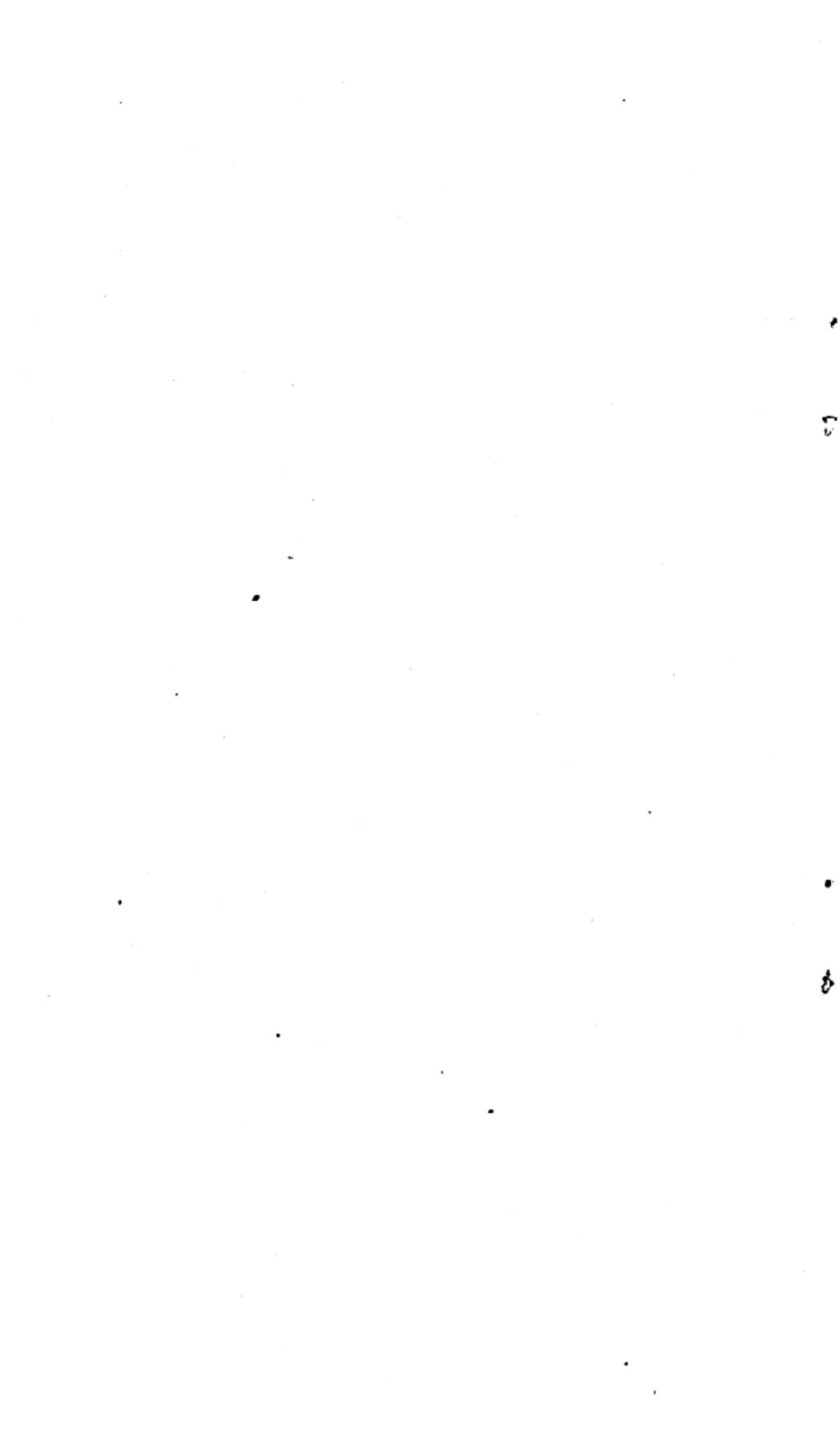
虚伪、说话、矫情、说教、凝固、平庸、雷同……把戏剧折磨的精疲力竭，我们必须丧失。

现成的艺术律条，有些已经衰老了，弱不禁风了，无可挽回地死亡了……我们必须丧失。

为了进步，我们必须丧失点什么。

说到底，探索与创新就是丧失之后的发现！

天狼星



如果您认为这是一个写男女关系的戏，那就上当了。

——一位朋友的评语

时 间：现代。

地 点：大城市。

人 物：白 帆 准备嫁人的姑娘。

韩 冰 快要做丈夫的小伙。

络腮胡子 白帆从前的恋人。

水暖工 来路不明的不速客。

卖菜刀的人 韩冰幻觉中的人物。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始终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故事发生在一个拥有两居室和洗澡间的单元里。〕

〔如果你喜欢写实的话，你尽可以按照目前城市中等生活水平小家庭的样子进行布置。例如，你可以把主要表演区设计成客厅，摆上沙发、茶几、电冰箱和有电话的桌子。但是，当你进行这种布置时候的，千万不要忘记用几件现代化艺术品来装饰这个房间：现代派绘画，木雕变形面具，毕加索超现实主义雕塑等。〕

〔如果你追求另一种写意风格的话，你完全可以把上面的实物搬走，但是我只想提醒你，一部电话是必要的，而且电话线要很长很长，这在以后是会有用处的。〕

〔幕启时，灯光打在电话上，另一束光则打在沙发上的丑布娃娃上。〕

〔白帆，一个二十多岁的纯甜少女，头发剪得短短的，洒脱、漂亮、极富魅力。她身着短袖衫，短裙，懒散地坐在沙发上。〕

白帆 (吟唱) 青蛙拄着拐杖，
白天鹅烧成了灰，
记忆进了坟场，
黑暗是它的墓碑，
我为谁伤心，
为谁流泪，
我为谁伤心，
为谁流泪，
咒语写在落叶的后背，
咒语写在落叶的后背……
……对面的歌唱家从早晨就没有开过口，隔壁的婴儿也一直没有哭啼，楼道里连个脚步声都没有留下……这世界真安静啊，静的连我的心跳都快变成了响鼓……今天是星期日，人们都去公园了吧……我可是好久没有逛过公园了。我真想坐一回摩托艇；去湖面上飞它几圈，让浪花把我打个精湿，象个落汤鸡似的，狼狈的样子该有多好玩……躺在草坪上，看蓝天、看飞鸟、看白云，那飘忽不定的白云，一朵一朵，一条一条，一片一片，载着你的想象遨游……然后躲在没有人迹的树林里，疯喊疯唱疯跳……想当初，我是舞会上的明星，多少小伙子争着要和我跳舞……我也好久没有跳舞了…… (她不由自主地跳起舞

(来)

〔幻觉。一位穿着很随便，蓄着男子汉气概的络腮胡子的小伙儿隐约出现在角落里，在朦胧的灯光下和她对舞。络腮胡子一言不发，深情地注视着她。他们的舞步愈来愈快，他们兴奋地喘息。突然，络腮胡子拦腰把她抱起来，旋转。白帆的叫声，络腮胡子的笑声。络腮胡子把她放在沙发上。

〔回到现实。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旧带着伤感和忧郁。

白 帆 连个舞伴都没有……（从沙发上拿起丑布娃娃）只有你陪着我……

〔幻觉。络腮胡子从沙发后面出现，他的下巴顶着白帆的头顶。

络腮胡子 开心吗？

白 帆 那还用说。你怎么想起买这么两个丑家伙，小眼睛，歪鼻子，大嘴巴……（快活地笑）

络腮胡子 刚才我路过一家玩具商店，无意中发现了这两个丑家伙，起初我觉得它们很可笑，可是越看越觉得它们可爱。

白 帆 是可爱，可爱极了。

络腮胡子 我瞅着这个丑女孩，发现它哪点地方象你……

白 帆 （笑）你不要糟蹋我了，我象这个丑八

怪？

络腮胡子 你再仔细瞧瞧，凝神静气地瞧……

白 帆 噢，神态是有点象，傲慢，不可一世，
是有点象……

络腮胡子 你再瞧这个家伙，那俯首听命的样
子……

白 帆 （惊呼）有点象你……这是一件多么了
不起的礼物，我们应该给它们起个漂亮的
的名字。

络腮胡子 我已经想好了，男的叫汤姆，女的叫
杰丽。

白 帆 汤姆和杰丽？

络腮胡子 这是鸡尾酒里的一个著名配方。

白 帆 又是你的鸡尾酒……

络腮胡子 一个鲜鸡蛋，两小匙绵白糖，两个丁
香，格涅克酒和朗姆酒各五十毫升，再
放入少许佐料香料和水进行搅拌，那味
道真是没得比……你不想来它一杯吗？
〔幻觉消失。〕

白 帆 过去，只要我打个电话，他就会出现在
我的面前……我是个快要结婚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不安分，想入非非……小的
时候，我爱吃糖，睡觉时总缠着妈妈要
糖吃，妈妈说，你数七下就不想了……
我数到六时，就睡着了……但愿我数七
下，把他忘掉……我数了：一、二、

三、四、五、六……

〔电话铃响。〕

白帆 (接电话) 喂……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天狼星……

白帆 (挂断) 莫名其妙。(重新坐下)

我还得重数一遍：一、二、三、四、

五、六……

〔电话铃又响。〕

白帆 (接电话) 喂……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快抓住它……

白帆 (挂断) 神经病……我一定要数到七

……

〔电话又响。〕

白帆 (拿起话筒，但不说话) ……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我看到了德国天文学家贝塞
尔当年看到的景象，天狼星移动的轨道
确实是皇波浪状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原
因吗？

白帆 我不知道。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这是由于天狼星有一颗伴星
对它吸引所致，天狼伴星是一颗白矮
星，你知道什么叫白矮星吗……

白帆 天文学家先生，你是不是在进行电话教
学呀，可我并不是你的学生。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收你
这个学生。

白 帆 你的电话是不是打错了？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的电话是二八·六九一〇
没错吧？

白 帆 可我并不认识你。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请将你的芳名告诉我，咱们
不就认识了吗？

白 帆 我不能这样做。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不相信我？

白 帆 我没有通过电话认识陌生人的习惯。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电话也是交际的工具，通过
电话认识一位新朋友，这是很简单、很
经济的一种方法，你可以试试啊。

白 帆 可是我并不想和你做朋友。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我们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同
一个国家里，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同一
条街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

白 帆 你说服不了我。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难道你认为，“他人是地
狱”吗？

白 帆 你不觉得你的做法太……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轻浮？

白 帆 我可没有这么说。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怎么说？

白 帆 （想了想）冒失。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啊，看来我们的谈话有了基
础。

白帆 那不过是你的一个情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电话有成千上万，为什么你偏偏选中了我？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奇怪吗？想一想你的电话号码……

白帆 我的电话号码，难道和你的天狼星有什么关系吗？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正是这样，和聪明人交谈是一种乐趣。

白帆 可是我仍然很糊涂。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知道吗，天狼星和天狼伴星之间的距离是二十八亿六千九百一十万公里，它们开头的六位数字，正是你的电话号码，二八·六九一〇。

白帆 我明白了，你正用望远镜观察天狼星，你观察到了有趣的现象，你很冲动，你便抓了电话，可是又不知道打给谁，你自然想起了你的天狼星，所以你信手拨下了二八·六九一〇。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白帆 听你的口气，还有一个内里的原因吗？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我也说不清，我只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

白帆 我可不相信超自然。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应该承认，人们还有许多没有认识的力量。

白 帆 比如说你。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跟你交谈是一种乐趣。

白 帆 我可不觉得有什么乐趣。我看你可以把电话撂了。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你不想知道我的 电话号码吗？

白 帆 不想！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噢，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对。硬梆梆的让人听着难受。也许你会用得着我，有些时候，和陌生人交流思想会更方便些。陌生就好似低垂的夜幕，它可以让人自然袒露，而不必担心丢失秘密。

白 帆 我没有秘密？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秘密的。请你记下来，我的电话：二八·一一二一。

白 帆 我不记。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我知道，你已经用心记下了。

白 帆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象你这样自作多情的人。

[年龄显然要比白帆大许多，但仍然要算做青年人的韩冰几乎是闯进来，他气冲冲地把黑色牛津包扔在沙发上。

韩 冰 你在给谁打电话？

- 白帆 我没有给谁打电话。
- 韩冰 撒谎，话筒还握在你的手里，居然不承认。
- 白帆 （放下话筒）你怎么了？好象生了谁的气？
- 韩冰 你不要打岔。
- 白帆 （笑嘻嘻地）是不是事情办得不顺利，来，喝点饮料吧。（从电冰箱里取出罐装饮料）
- 韩冰 （接过饮料，重重地放在茶几上）我在外面敲了有十分钟的门。
- 白帆 （对丑布娃娃）汤姆，我们没有听见，是不是。
- 韩冰 我找那倒楣的钥匙又足足的花了十分钟。
- 白帆 （对丑布娃娃）瞧，我们犯了多少大的错误啊！
- 韩冰 而你却躲在屋里偷偷地打电话。
- 白帆 汤姆，你不觉得这事有点荒唐可笑吗？
- 韩冰 你还笑话我！
- 白帆 汤姆，你这丑样子真可爱。（吻布娃娃）好了，你该消消气了。（凑向韩冰）你还没吻我呢，你每次到我这儿来总是要先吻我一下，你说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则，吻是高层次的爱，至高无上的吻高于一切……